歷史與空間

揭露日寇侵略上海的罪行

■黎民偉之子 黎錫

上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剛剛結束了軍閥混戰的時代，社會正趨向安定，電影事業也開始步入繁榮。黎民偉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加入中國同盟會。他參與開創了香港電影，之後到上海創辦「上海民新影片公司」，1930年與羅明佑合力創辦「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團結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拍攝了許多優秀電影，如《神女》、《天倫》、《大路》、《漁光曲》等。但是，日寇發動侵華戰爭，摧毀了中國的電影事業，否則，中國的電影事業沿着「聯華」開創的道路前進，一定可以取得十分輝煌的成就！現介紹幾部日寇侵佔上海的影片。

揭露「一·二八」事件的《十九路軍抗日戰史》

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日寇強佔我國東三省。接着，1932年1月28日日寇進攻上海，爆發「一·二八」事件。《黎民偉日記》寫道：「……28/1/1932乘車往閘北一帶打聽，聞吳市長已簽字，和平解決中日事件，各人安然返廠攝製《人道》；詎料夜後子時微聞槍聲，始知閘北及耙子路一帶，中日兩軍發生衝突，我們連日集議由各廠聯隊分到戰區，攝取戰事實情，惟屆時各廠並不派員參加，只由一廠民偉領導卜萬蒼、黎樂三、黃紹芬、羅敬浩、趙扶理、金燄、吳永剛、黃秋田、馬貴泉等前往閘北、真茹、閔杭路、大場，並沿鐵路一帶直至蘇州等處攝製淞滬戰事真景……」他們編成《十九路軍抗日戰史》，揭露日寇製造「一·二八」事件的罪行，現在電影資料館尚存有這部珍貴的紀錄片。影片開始介紹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訓話，他指出，日本侵佔了我國東北，又想霸佔上海，政府不欲生靈塗炭，委曲求全，上海市長吳鐵成已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但陰險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表面上表示極端滿意，黑夜即調派五千多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閘北車站，凌晨居民才慌忙扶老攜幼逃難。日軍一方面出告示安民，欺騙百姓，同時又用飛機狂轟濫炸，民房大火，閘北車站被毀。上海商店罷市，大學生組織義勇軍上前線，市民緊急動員起來，自發宣傳抗日。著名演員袁美雲、陳燕燕及童星黎鏗、陳娟娟等在電台播唱：「各行各業一起來，大家保衛大上海。有力的出力，有財的出財。不分貧與富，站攏在一塊。大家保衛大上海！大家保衛大上海！」蔡廷鍇軍長調派軍隊，集中火力攻破日軍防線。日軍挫敗，改用硫磺彈轟炸，引起大火，幾天未熄。解說詞說：「日寇轟炸進行文化教育的商務印書館，無數珍貴的藏書盡毀。……閘北車站並沒有一兵一卒，炸傷炸死的全是老百姓。」車站一片頹垣斷壁，童子軍抱着被炸死的女孩迎面走來，向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出最強烈的控訴！影片突出歌頌了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不畏強敵，沉着應戰，保衛大上海的英雄形象。真實記錄了我國軍隊在上海八字橋正面擊退日寇的多次進攻，營長負傷，仍堅守機槍陣地；我軍構築防禦工事，日寇飛機被擊落，民眾積極支援抗日，慰問傷病員。

揭露「八·一三」事件的《淞滬抗戰紀實》

另一部由黎民偉、徐長林、朱樹洪拍攝的《淞滬抗戰紀實》，揭露了日寇製造「八·一三事件」的罪行。影片開始看到日寇第三艦隊20多艘敵艦停泊在上海黃浦江，司令官長谷川在出雲號旗艦指揮，他命令日軍向閘北進犯，飛機轟炸，一片大火。500磅炸彈正中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炸死炸傷了大批民眾。日機轟炸四行倉庫，四天四夜，英勇的800壯士仍死守。大批難民逃難，擠滿了60多間收容所，紅十字會救出許多傷者。大批民眾被殺害，一位父親在被炸死的妻兒屍體旁痛哭。浦東一帶，貨站碼頭，損失非常嚴重。我軍構築工事，空軍英勇反擊，高射炮把敵機擊落、焚毀。戰士奮勇衝鋒，誓與敵人決一死戰！焦土抗戰，乃我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當年的報刊評述這部影片是「喚醒民眾的愛國教科書」。

「一·二八」一役，羅明佑與黎民偉創辦的「聯華影業公司」第四廠被毀，30多間影院停業。羅明佑喪失了東北的影院，華北的影院也陷入困境，使羅明佑和黎民偉設想中的製片業和放映業互助發展的計劃落空，沉重地打擊了「聯華」的經營。當時上海的三大電影公司，除「聯華」外，「明星公司」也受到很大打擊，「天一」公司被迫遷往香港和南洋。戰爭的陰霾，造成全國經濟低迷。

■黎民偉是中國電影的開拓者之一。 網絡圖片

黎民偉兩度拒絕為敵軍服務

日軍佔領上海，日偽要求黎民偉在上海主持電影工作，黎民偉匿居於租界的飯店（當時租界尚未被佔領），託人把拍好的抗擊日寇侵略的影片帶回香港，接着與家人分批離滬返港。「聯華」拍攝了許多優秀的影片，被公認是電影界的新派，引領中國電影進入第一個黃金時期。日寇的侵略，徹底摧毀了中國的電影事業。

1937年黎民偉逃離上海，回到香港，經營「啟明影片公司」。1941年日寇飛機轟炸香港啟德機場，炸彈誤中鄰近北帝街的「南洋影片公司」，大火波及緊鄰的「啟明」片倉，僅搶救出記錄孫中山先生事跡的《勳業千秋》、《淞滬抗戰紀實》等幾部珍貴的影片，把黎民偉在「民新」、「聯華」所拍的許多影片燒毀了，損失慘重！在30及40年代初，香港地區共生產影片近400部，日寇佔領香港，使香港的電影事業停頓了近5年。日寇給香港居民造成極大的痛苦，糧價高漲，老百姓要把餵牲口吃的花生麩作口糧，餓死、被強姦、被打死的消息時有所聞。有一小隊日軍，在片廠集體輪姦了幾位著名的女明星。黎民偉的摯友王棠，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革命政府財政廳長，他的兒子住在跑馬地，其子的家被日寇衝入，婦女被強姦，男人被趕到樓上加以殺害。上海和香港淪陷時，日偽先後兩次要黎民偉主持電影工作，遭到拒絕，寧願帶着全家十多口逃難。先到湛江，後到廣西，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不能拍電影，就利用戲劇和照相，進行抗日救亡活動。不久，日寇鐵蹄逼近桂林，全城民眾緊急疏散，我曾見過黎民偉到火車站拍的照片：火車上擠滿了人，連車頂也都坐了人，據說車廂內的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全都擠滿人。聽說當火車過山洞時，車頂有些人就掉下摔死了。我還聽說許多民眾徒步逃離桂林，日寇的飛機並沒有放過這些善良的老百姓，許多人被炸死或餓死。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難書！

遇害的電影工作者

下面是我聽父母說起幾位著名的電影工作者在日寇鐵蹄下慘死的情況：侯曜，廣西人，「民新」編導。23歲開始擔任《西廂記》、《木蘭從軍》等7部優秀電影的編導，才華洋溢。1942年他在新加坡從事抗日活動被捕，受到日軍嚴刑逼供，堅貞不屈，最後被日寇全身塗上黑漆，活活憋死，終年39歲。羅永祥，香港電影先驅，同盟會會員，「民新」的攝影師。與黎民偉一起拍攝孫中山和北伐戰爭的紀錄片，也是香港第一部故事長片《胭脂》的攝影師。香港淪陷後，他在街上沒有向日寇鞠躬（當時百姓都要受此屈辱），被日寇兇狠地用槍托打至重傷，回家就病死了。葛佐治，「聯華」著名童星，拍攝影片有《小天使》、《迷途的羔羊》、《黑心符》等，他的表演真摯感人，深受好評，本應有美好的未來。但是，日寇的鐵蹄踏進香港，他無家可歸，餓死街頭。

日寇殺害了千千萬萬中國同胞，直到今天，日本安倍政府仍不願公開承認侵略的歷史，投靠美國，以派遣自衛隊參與海外活動為藉口，實際上是要練兵，準備向外擴張。他們侵略的本質並沒有改變，我們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

字裡行間

■黃仲鳴

俠聖

一九八零年代末，我任職出版社，計劃出版倪匡的武俠小說。當時也，倪匡的科幻紅極一時，所寫一系列武俠小說除台灣版外，香港還未成書；以他那時的聲價，無論寫什麼類型的作品，都有市場。誰知倪匡一聽，即言：「垃圾甚多，可觀者惟中短篇，難保有銷路。你有興趣，便拿去吧。」並嘆：「武俠小說最難寫。」

這確是肺腑之言。一九五八年，倪匡已開始執筆寫武俠小說，只比金庸遲了三年。他說，世上有了金庸，誰可與爭鋒？他原想金庸做不成，能攀上第二流亦佳。誰知他看了古龍，便即時絕了寫武俠小說的念頭。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八零年初，他寫了六千字，就到台北去，看了古龍的新作《英雄無淚》後，立將那六千字原稿燒了，「連古龍也比不上，那還寫什麼？就不再寫了。」其意是，金庸是「武之聖者」，古龍最多是個「亞聖」，既然已不臻「聖」，還寫來作甚？

的確，金庸不僅被稱之為「俠之大者」，還是名副其實的「俠聖」。

一直以來，武俠小說便登不上大雅之堂，為正統文學史家拒諸門外。但近二三十年來，金庸小說成了一些高等學府的課程，更成為一些知名學者競相研究對象；每年的大學生畢業論文、碩士生論文、博士生論文，不少都以金庸小說為主題，其風氣、氣勢之盛，並沒因一小撮人的反對、非議而稍歇。陳平原教授據此而下結論：大學課堂刻意迴避「通俗小說」的局面，終將被打破。

有論者言，百年一金庸，要勝過金庸，要打破金庸所創下的神話，實在難過登天。那麼，武俠小說是否已到了作者止步、不敢問津的地步？非也。我一直認為，武俠小說只是一個框架，可庸俗、可低賤、可通俗、可高雅，問題是怎樣寫，怎樣去賦予新的內容。金庸武俠在文學之路上，已堆起一塊石頭，且看誰人可踢開它。

上文已說，大學研究金庸的論文，其多也，與魯迅、張愛玲可稱三絕，所謂魯學、金學、張學是也。近日又有一本金學面世，即《俠之大者：金庸創作六十年》。這是一部合集，作者皆一時之彥，如蔡瀾、胡菊人、陶傑、劉天賜、沈西城、黃維樑、薛興國、潘國森、鄺健行、嚴家炎、劉再復、潘耀明、陳平原、林保淳、岡崎由美等。所謂「金庸創作六十年」，是指他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起於《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至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鹿鼎記》於《明報》刊完，其間修訂、再修訂不絕，至二零零六年止；而所謂「六十年」，應是至今二零一五年，但金庸已不「創作」久矣。

■值得一看的書：各方英雄齊齊說金庸。 作者提供

書中有篇潘耀明訪問金庸「頭號粉絲」倪匡的記錄稿，提到「金學」一詞。倪說：「我是第一個真正『研究』金庸小說並提出『金學』一詞的人。不過金庸本身對這名稱有點抗拒，認為武俠難登大雅之堂，『金學』有高攀研究《紅樓夢》的『紅學』之嫌。現在大多統稱『金庸小說研究』。」倪匡並修正了他以前「古今中外空前絕後」的評價，改為「金庸小說天下第一，古今中外無出其右」，即是金庸這塊石頭，將來會有人踢開的。

且看新俠聖何時降世。

詩詞偶拾

■俞慧軍

秋葉

秋葉的憧憬
寄託給裸露的美麗
曠野的啼鳴
在收割的田疇間閱讀
細碎的生命
秋風在咀嚼金色的故事
惟有那瓣瓣飄零的溫馨
迷戀着千年不老的傳奇
陽光執拗地推開
秋雨後那道渴望陶醉的彩虹
生命走近暮秋
折射出驚世駭俗的魅力

秋湖

浩淼的太湖
循着雁陣的問候
繞過裊裊纏綿的炊煙
旋轉出浣裳女嫵媚的歌喉
絢爛繾綣的夕陽
滑入秋波微瀾的湖面
看江南在分娩一輪
秋水靈靈的藍月亮
仁慈爲懷的蒼宇中
蕩漾着人間大愛的福音

來鴻

■馮 磊

何草不黃

不覺已近寒露。天乾秋燥，小病了幾日，高燒不退、咳嗽不止。買來沖劑製品連吃兩日，絲毫不見效果。實在熬不住了，去診所花三塊錢打了一針，無非柴胡之類。是夜通體大汗。再後來，服食京都念慈菴川貝枇杷膏，咳嗽也漸漸平復下來。

康熙年間，縣令楊瑾從名醫葉天士手裡得到秘方，為母親治好了肺弱咳嗽的毛病。最終，楊母以84歲高壽去世。母親去世後，楊瑾向社會推出了念慈菴枇杷膏，並將該藥取名念慈菴。

寒露之後，田間地頭草葉變黃，螞蚱、蟋蟀之類的昆蟲徹夜不眠。清晨，踏着露水進入田間地畝，遇到人來，各類昆蟲爭相奔逃。深秋已至，萬物進入衰退的周期。當人類的兩隻腳踏進田間，所有的秋蟲再也沒有了春夏繁殖季節的張揚，紛紛直竄入草叢裡去了。

《逸周書》裡說：「鴻雁來賓，又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大水，指的是海；雀，鳥兒，也有人說是黃雀。古人將寒露這個節令分為三候：「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為蛤，菊有黃華。」

寒露時節，有黃雀直墜入大海。這神奇的瞬間，不知道被哪位古人撞見了，進而一傳十、十傳百地傳播開來。黃雀腹部有花紋，與海蛤的斑紋類似。在遙遠的古代，有內陸的人朝拜大海，他遇到了眾多有經驗的漁夫，並在海邊撿拾到美麗的傳說。他深信，黃雀在深秋絕望，一如精衛直墜入水。然後，這鳥兒化作海中的貝類……這是多麼神奇的故事！這故事當然經不起現代科技的檢驗，卻實實在在地被當作真理，流傳了幾千年。

「雀入大水為蛤」，一直到近代仍然有人深信不疑。在我，是寧願相信古人那一瞬間的發現與獨特感悟，領略現代社會所不曾有的神奇，也不願意相信現代微積分與基因圖譜下那赤裸裸的物質世界。我寧願拎着一瓶老酒去古代找一個頹唐的老者講古，也不願意聽博士們滔滔不絕的絮叨，猶如現代各類療效了了的感冒沖劑與念慈菴相比，我寧願選擇古代的產物。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疲於奔命、四處謀生的大地的子民，在古人眼裡、在自己眼裡猶如螻蟻。大家忙忙碌碌，為了溫飽到處奔波。「何日不行？經營四方」，為的就是活命。「南來北往去做官，為的都是吃和穿。」再堂皇的借口，也不如這句古話來得樸素和有說服力。相對於官僚，普通人的奔波更為辛苦。東到大海、西到流沙，到處都有黎民蒼生苦苦打拚的影子。這種打拚，與「何草不黃」一樣，是一種規律，是一種使命，也是一聲長長的慨歎。

這種打拚最終的收穫如何，往往是個未知數。「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可憐的人兒，飽受非人的待遇。仰望蒼天，卻找不到訴說的對象。

寒露的第三個階段，則要絢麗得多。「菊有黃華」，很快，在東籬下，就可以見到喝得醉醺醺的種花人了。與征夫不同，滄桑滿面的隱士是自得的，在痛苦之外，他們心裡有更為開闊的世界。他們鑿開大山，要營造一個「黃髮垂髫，怡然自樂」的樂土。他們去東瀛，去東南亞，去波斯，只為遠離帝國，遠離壓迫和謊言。之後，有人老死海外，有人樂不思鄉。也是一種人生，也是一種選擇。

這話題，似乎稍微有點遠了。

■古人將寒露分為三候：「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為蛤，菊有黃華。」 網絡圖片

豆棚閒話

■吳翼民

樹掉葉子我掉髮

秋天的顯著特徵就是自然界的樹木開始掉落葉子，人則無可規避會掉頭髮。似乎年年秋天眼看着窗外的樹木，樹葉一天天變黃、變枯，在肅殺的秋風中一片片脫離枝幹，隨着秋風淒迷地舞蹈，最後不知所終。見樹葉無奈告別樹木，便不由得摸起了日見稀疏的頭髮，期冀它們根繫牢固，且莫急於揖別我這顆貧瘠的頭顱，但由得了人麼？縱然願景美好，企盼三千青絲常駐，保蓄一頭烏黑，但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再無「似曾相識燕歸來」。

記憶中我從五十歲開始不經意間頭上就漸染霜雪、漸見枯萎，而且多半顯現於鬢間和額際。按說到了「知天命」之年，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但我猶然淡淡的悲涼爬上心頭。人生之秋不可抗拒地到來，古人的「堂前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的感嘆是多麼的由衷。

頭髮白了，白得銀絲珥亮倒也氣度不凡。早時我有個做中醫的朋友還巴望鬚髮早白，烏黑的鬚髮說明他醫資的淺薄，唯白了鬚髮方顯出其醫道的深厚，正應了「少年戲子老郎中」的說法。我筆耕為業，變稀變白了鬚髮不也讓人感覺到筆力蒼健麼？

有一次出席一個文學愛好者的聚會，有文學青年竟也尊我為「吳老」了，還要攙扶我走路、下樓梯，我油然想起彭德懷登廬山的軼事——有人要攙扶彭老登山道，他回應：「請不要欺負我。」意思是別把他看老看弱了。我回家照照鏡子，看漸顯稀白的鬢髮，是有幾分像所謂的「吳老」了，對着鏡子不禁莞爾，想想日後哪個單位勞我的「筆駕」，只待見了我的頭髮，必不敢怠慢，說不定潤筆也會抬高，頭髮稀白也有好處。

我的頭髮一路白去，只一人不能容忍，那就是我的妻子。記憶中妻子從來就關注着我的頭髮，我烏頭時她就密切注視，也怪我不修邊幅，常常疏於梳理，她就每天提醒，還時不時逼我進理髮店吹整。偶爾我去她的單位，一旦頭髮凌亂，形同鵲窩，她便如臨大敵。那時她在書店工作，有一次我走到她的櫃前，她冷不丁塞給我一冊《絨線編織法》，我翻開一看，裡面夾有一把小木梳，就心領神會，走到角落裡將蓬亂的頭髮梳整齊。而現在的主要矛盾上升為頭髮的稀白了，她當然不會聽之任之的，鑒於我斷然不願進理髮店染髮焗油的態度，她與我達成妥協，且由她替我染髮。我想這一點再不滿足她是說不過去的，不然，偕行於道，怕也不相稱。

遂開始了染髮的日子，很煩瑣，兼以市場上的染髮劑頗多偽劣，剛染上去，一洗即褪，那鬢間白髮呈「菊殘猶有傲霜枝」的頑固，我因白髮的頑固而哂笑，妻為我的哂笑而生惱。終於，她實行了最後通牒——非讓我進理髮店不可，我拗不過她，終於就範，折騰了半天時間來了個徹底的舊貌換新顏。我對着鏡中的「新我」搖頭苦笑：「這還是我麼？」但看到了妻的一臉春風，我到底服膺了。

人生已臨秋冬，無可逆轉，頭髮雖然凋零，我勉勵自己心態是萬不可消沉的，乃面對窗外蕭蕭落木，擊節吟賦：「窗外秋風正肅殺，樹掉葉子我掉髮。枯枝猶有回綠時，心田涵煦吐春芽。」